

N-2

和山遊記
全

名古屋控訴院
判事讚井逸三先生
著述

和山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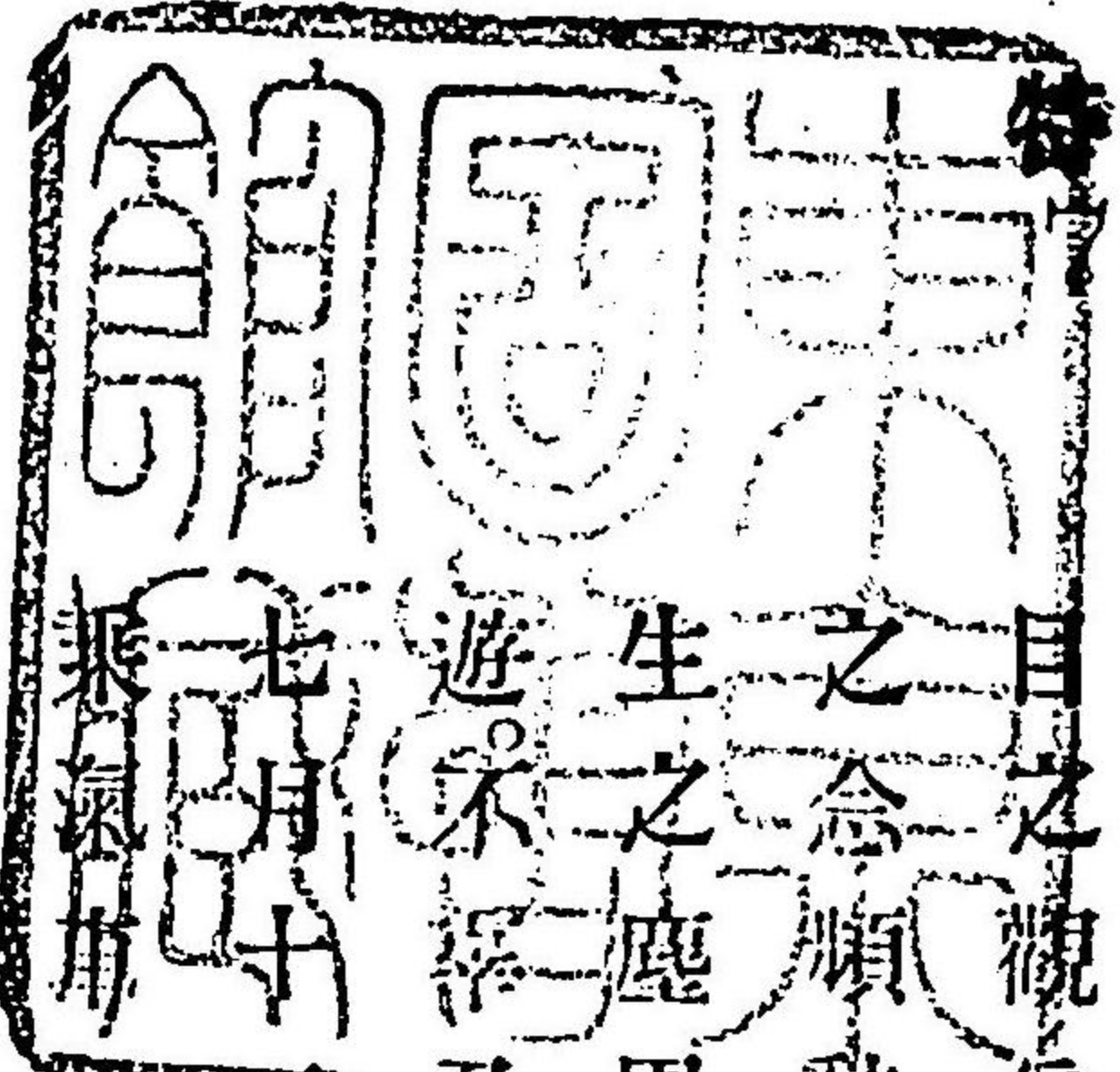
讚 小楠情禪

余聞和州山水古剎舊祠之名勝也久矣。然于公于私。塵鞅困羈。殆無寧日。加之雲烟路遠。山河程隔。徒謀冥搜。不得一快洞心駭目之觀。為恨焉。今茲明治二十五年七月。官仍例賜暇三旬。幽討之念。順動。乃具旅裝。將收名勝之奇觀。吸山水之秀氣。而一洗平生之塵累。聊漏胸中之鬱勃。併養一段文思。以作避暑康樂之勝遊。不意資清朝賜暇之聖恩。豈不一大快事也哉。

七月十三日。半陰半晴。午前五時發名古屋。抵于笹島停車場。乘氣車。向十一時。着于西京。直訪二三知友。薄暮散步于鴨東。涼

棚連岸。燈光萬射。笑語遠聞。絃歌時湧。涼意可掬。登于四條橋畔。津四樓。微吟小酌。夜半。追涼徘徊。投宿于六條街田友亭。

七月十四日。晴。午前八時。命腕車。赴奈良。途經木津川。驟雨俄然至。乃賦一絕。



特48
96

到處山河入眼新。行吟不覺路嶙峋。樓臺隱見奈良近。雨若傾盆注

木津。又改作雲封寧樂疑無市

木津河一帶為縣界。河東屬山城。京都府所管。河西屬大和。奈良縣所轄。古歌多稱泉河。昔時名輪韓河。崇神天皇十年。武埴安彥與其妻吾田媛叛。將率山背國人來侵皇居。官軍守那羅山。進挾輪韓河。挑戰。故時人又名挑河。賊軍竟潰敗。安彥夫妻伏誅。盛其首于忌瓮。埋之和珥武錄阪上焉。忌瓮者。青瓷酒器。唱歌青瓷吉又那羅青丹吉那羅青幣手等。通作呼那羅之冠詞。蓋原此。據大名

所圖繪

七月十四日。距西京行程十一里。其夜投宿于奈良春日社華表前。旅舍掬翠樓。樓而興福寺舊址。仰望春日山。俯枕猿澤池。眼界開濶。遠近之名山好水。揭出于簾櫳之前。雲烟祠宇。點綴其間。杜牧之詩。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之句。宜移以賞詠寧樂舊都之風光。眺望絕佳。宛然一幅畫圖。掬翠樓之名不虛構。

土居香國評
眼前光景着
夕寫出景有
雲烟筆有山
水

也。故貴紳寓焉。外賓宿焉。有文人騷客愛山水。彌旬風詠忘返者。有名士寸人擁妓傾酒。吐氣使俠。豪華風流罵倒一世。酣飲呼快者。而冷腸如余亦乘輿倚樓。意氣暢然。稍發故態。名韁利鎖不能自制。縛酒謔詩狂頓空天地。急命筆硯立得二絕。

大佛頂頭雲壓屋。藤公祠外鹿馴人。尙餘舊都風光美。山紫水明夏亦春。

一劍討平大八洲。天孫神武伏群酋。猶存開國規模跡。形勝依然舊帝州。

土居香國評
三四的確

按史。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創建寧樂平城。同三年遷都焉。桓武天皇延曆三年。遷于山城國長岡宮。同十三年更定鼎于平安城。以降有左京右京之稱。左京即南都是也。

春日大社。祭神四座。曰武甕槌神。曰經津主命。曰姬太神。又名太日靈尊。曰天兒屋根命。為中臣氏祖神。而據春日社記。命者實河內平岡明神也。孝德天皇四年十一月戊申。命先三神鎮座于三

土居香國評

較東西壯觀
不言之中自
發大議論

笠山焉。神護景雲二年。合祀爲春日四社大明神。春日若宮祭神。即天兒屋根命之兒。天押雲命也。或云。祭瓊々杵尊。長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時風八世齋齋房。別所創祀。春日大社。祠宇壯麗。海內無比。關東唯有晃山東照公之庶。洵爲東西雙絕之大社。往昔藤原氏之盛亦可想也。東大寺在春日社之北。一名大華嚴寺。又名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以三論華嚴爲宗旨。天平勝寶年中。聖武帝所創建。爾後高倉院。治承四年。罹平重衡之兵燹。堂宇伽藍舉爲灰燼。建久六年。後白河法皇。宣源賴朝及俊乘坊重源再興之。後永祿十年。大佛殿復罹松永久秀之兵火。爾來物換星移。久經年所。有土豪山田道安者。自拋私財。漸脩補佛殿。破屋頽舍。墮覆雨露。以保存一大偉觀。傳至今日。今也雖寺門葺廢。無往昔莊嚴壯麗之觀。門廡巍然。境內廣濶。亦足以想像昔人規模之宏壯。與當時佛門之隆昌矣。本尊按置虛舍那佛。其像長五丈三尺五寸。據記傳所載。則聖武帝深信佛教。勅僧良辨及行基。親書發願

土居香國評

如此事業不
可不極筆稱
揚

土居香國評

議論風生奇
想自天外來
非詞觀古今
活史者不能

赤松連城評

自是京論

土居香國評

深遠幽遠一
誦若過其境

之疏。勸進士庶。以造大像。或云。帝斯舉。不徒糜國財以佞事佛。當時外交方盛。有三韓及唐朝之使臣。屢來者聘。我國高僧學士。亦多遊學彼國者。凡競新喜異。古今人情所不免。而歸朝後稱揚外方文物之美。帝王獨尊。自負之心。勢不能自平。竟造立斯天下無比之一大銅像。佛寺外輝國光。內振人心。雄圖偉略。亦自存其觀衷。古來史家妄議帝暗弱。余今想見經營規模之宏壯雄偉。且頃又拜觀帝震翰勅匾。字格筆法。頓峻奇拔。而庸人不能模倣者在焉。亦足以知非庸主也。史家排佛之偏見。俚諺所謂憎僧及袈裟者。其誤後生之罪大矣。茲附記一言。以供他日得餘暇編讀史辨妄之一材料云。

十五日。晴。早起盥嗽。先參拜春日社。歸路散步神苑鬱林之下。苔氣逼人。綠陰滴衣。樹間塔尖隱見。亦是一幅活畫圖。車夫云。彼二月堂也。此南閻堂也。曰何。曰何。離神苑數步。暑氣灼人。不遑一々探勝。步到于大華表下。踈立久之。嘆曰。三笠之山。蒼鬱。祈國家祥

十居香國評
傑曾在大阪
喜游奈其命
車者再三每
過三笠山下
興此感想今
誦高文抵案
表大贊成阿

運。四社之靈凜然。護皇祚無窮。洋々乎盛哉神德。山光水色亦自有餘靈。景仰不能自去。不啻爲風光絕勝也。余他年幸了志業之萬一。則解印綬來卜春日社東。三笠山北之地。一椽三畝。可以老餘生矣。午前八時。腕車經三輪櫻井。踰忍阪之險。午後二時。達于宇陀郡松山。投宿于戚晚久保某家。

十六日。晴。參拜談山大織官鎌足公廂。路程可三里。從松山至宮奧一里強。宮奧多武峰山背之山村。而阪路險峻。不便車行。徒步踏險躋阻。五十丁。經畔上村。出于多武峰山下。則岐爲通櫻井之本路。路稍平坦。過一木橋。沿溪流又上六七丁。疊山積翠之間。堂宇巍然。懸于林表。經石階五段。各十數百步。而達本社。旁有淡海公小祀。又有文庫、寶庫、十三層塔、塔高摩雲霄。宏壯奇麗。知非凡匠之建築。壇之左右。多栽楓樹。櫻樹亦數十株。木皆老大。春風吹雪。秋霜織錦之時。亦可想見也。廂外有旅坊二軒。一稱花中宿。其稱採彼飛鳥井雅章卿歌。來觀櫻花各接嶺。芳野初瀨花中宿云。

余投宿之題三絕句。

來投藤祖廂前寺。野藪山肴亦可憐。六月高樓涼徹骨。水清山秀氣將仙。

涼颼徹骨不成眠。三面青山一面泉。半夜鼓聲天地寂。燈光高射廂

堂前。

危樓倚翠微。檻外白雲飛。早起捲簾坐。朝嵐滴我衣。

十七日。晴。早起駕肩輿。排朝嵐。復曲舊路。午前歸于松山寓居。

寓居之主人。好談舊史。質問多所補益。聞之。上古多武峰之阪。稱女阪。忍坂名男坂。神武天皇之入大和也。初經河內。進軍不克。更紆回和泉。紀伊海岸。自伊勢路而進焉。長髓彥迎戰血原。敗退據男坂。女坂之天險不備。天皇伐其不意。破之。勢如破竹。賊魁伏誅。諸酋倒戈以迎王師。竟得征伏全州。實爲開國創業之地。從此距樞原皇居舊址。西北可五里。蓋多武峰名。自有原由。又名談山。實據于天智帝與藤原鎌足入此山中。密議誅蘇我入鹿之故事云。

十居香國評
記談山由來
文氣爲一振

十八日。晴。親戚數輩團樂一堂。情話消遣半日清閑。
十九日。曉起。晴。經榛原驛。詣于大野彌勒寺。寺在左折三本松驛。
數丁。室生川長瀬川合流北岸小丘之上。本尊按置弘法大師。自
作彌勒佛。昔者大師相室生山之勝地。將建立一字。以設真言加
持之靈場。拮据經營之間。假結草庵於此地。室生寺竣工後。遺弟
不忍沒其遺跡。遂建立一寺。土地清絕。對岸懸崖。削作石壁。一面
彫刻彌勒像。其高九丈。奇觀駭目。與寺僧話次。乞得畧緣記一葉。
途上遺失之。今不能記其詳。亦是一場之靈地。僧問余姓名。乃題
一詩。與之。

土居香國評
澗岩無比

萬碧洗雙眼。東天紅未生。水光涼意溢。山色帶餘清。

土居香國評
興味可想

午後。抵于伊賀國名張市。訪土豪某之家。屋後小樓枕名張川之
清流。極目青山雲烟吞吐。風光亦可愛。乘夜小艇載酒。上下名張
川。觀漁夫燎篝火捕香魚。涼氣可掬。不覺引滿呼快。
二十日。晴。早起。啜茶品評書幅畫卷。乃題數絕句。示主翁。

名畫珍書堆席上。青山綠水落窓前。別憐厨下寂無語。堪卜主人
澹然。

故國不知何處在。自由棲息是吾鄉。啜茶閑室畫評畫。載酒扁舟夜
納涼。

主翁雖乏文藻。為人澹泊。家素豐富。舉產業委子弟。優遊自適。唯
以愛玩古書畫器物為樂。于堂于室。卷軸成堆。清福可羨。余暗鑑
識。漫費品評。翁頗得意。自開倉庫。命奴拉屏風卷軸數十個。來示
余。往々有逸品。其中光琳之草花。探信之夜景山水六曲屏風。光
起之蘆雁。雪舟之壽老松鶴。吳春之田家秋景大幅。最為奇絕。其
他竹田菘翁里恭之書幅畫卷。亦多可愛重者。辭或涉過褒。翁益
有得色。彼是展觀如自喜者。余少厭之。意一言以屈翁。乃倚柱撫
髭。咳一咳曰。大凡美術之說。彼我古今。各異好尚。故因時所位之
三。自有分別。書畫素屬美術。不可通論古今。概評彼我。然而美術
之妙。一言以蔽之。則寫天真者。寧不如奪天工者。更詳說之。則筆

土居香國評
論破時弊中
緊背有志者
不可輕大戲
過

亦松連城評
辨論風生其
震即觀

土居香國評
然犀角照淵
底

橫天然之真景者。不及鏡撮真影之真者。是故直寫天然之真景者。不如標本天然之模範。潤色天工之大成。以補足造化。為分爲期。一心想像之力。能籠絡天地萬象。模驢畫馬。置精神於其腹中。一花一鳥。自看破其生々活動之本性。筆不要形似。心無挾物我。意到神注。一氣呵成。不求優巧。自成優巧。精之至。技之盡。爲之天下妙手。古人筆端自有精神。今人墨氣一存銅臭。宜哉。今人之技。不及古人之能。近世名流之書畫。一見或眩其巧手者。再三展觀。概不堪嘔吐。試徵席上所見之書幅畫卷。實有不可誣者矣。翁之家富書畫。而如好愛古人。不喜今人者。翁亦可謂具真相美術之眼也。翁聞余言。辭氣愈誇張。披卷展幅。一室無餘隙。余不一一點檢之。一瞥評過。以絕妙二字。翁如慊然者。忽出古丹研古香墨。以乞余揮毫。余辟易辭之。不聽。乃展懷紙。漫錄數首。起觀壁上時辰器。方近午。匆々辭去。

午後抵于瀧川村。觀赤目四十八瀑。赤目距名張市東南可二里

土居香國評
白龍蜿蜒雷
轟電飛之態
躍然于紙上

爲山間幽絕之地。曲折傍溪流上三十丁許。負山枕谿。有一堂。宇安置不動尊。往時領主藤堂氏祖和泉守高虎所建立。而寄附寺田五十石。領主世々歲時親奠香華。頗極寺門莊嚴。今也頽垣破宇。不一存舊觀云。下堂。左折又上數丁。岩壁絕路。溪流直瀉數丈。作飛瀑。名曰仙者瀧。更攀懸崖。穿林莽行十數步。有一大飛瀑。高五七丈。曰不動瀧。壯觀驚目。又匍匐岩角。援蘿捫葛。上數十步。漸得出一大坦石上。隔溪仰視。則有如一條白布懸雲霄者。曰布引瀧。高十六丈。三面斷巖壁立千丈。飛瀑盡處。洪波簸石。激浪噴珠。龍怒鱗躍。山鳴谷震。雷聲炮響。耳聾目眩。宛如在千軍萬馬重圍之中。周圍四五十間。波渦輪轉。藍碧成淵。其深不可測。導者云。方旱魁之日。祈雨龍淵。必有驗應。嘗有鍾繩沈之淵中。測其深淺者。下繩四十七尋。猶不達淵底。竟不果而止。振衣暢懷。久之露珠撲面。霏霧侵肌。頓忘炎熱。稍覺冷氣。乃傾瓢酒。浩歌數曲。天狗如和聲音。自有異響。爽快不可言。吟賞忘歸。導者促余云。從此以往殊

困艱險。且無數之飛瀑。概不足視。四十八瀧中以布引爲最壯觀。貴客若猶有意。則將刈荼菴以爲響導。瓢酒已盡。葛衣亦覺過冷。遂就歸途。導者別導一逕。稍堪行步。返出于不動堂前。少憩。晡時歸于名張市。有作。

探遍大和幾名勝。吟鞍更向伊州行。看過四十八飛瀑。洗盡塵胸骨亦清。

二十二日。晴。黎明。發名張。路程可三里。午前八時。來室生橋。下車。更命導者。上下山路。凡五十町餘。漸達室生寺。寺弘法大師所創立。居密宗三道場之一。九山九穴八海爲當山勝區之最。自古有女人高野之稱。當初大師停錫。望見室生山水之美。曰宛似漢土咸陽宮。故門前有名唐見辻之地。王朝之時。寺門隆昌。淳和帝勅賜山鄉七箇所。文德帝亦增賜山林六百十三町。劃四境。附寺領。嚴禁斧斤。以爲鎮護國家擁護三法之資。戰國之時。罹兵火。堂塔三十七宇。概委灰燼。降及德川幕府。猶附寺領朱印。住僧世々不

乏碩德。稍再造堂宇。維持舊觀。維新以降。寺領山林。悉沒收官。住持無人。甚陷衰頹。塵存大師堂。灌頂堂。及住僧居室數棟而已。山川不異。寺門自有盛衰。不能無今昔之感也。投刺院主。懇請一覽什寶。院主稱丸山長寬。眉目秀清。一見具寸貌。應接太勉。自開寶庫。指揮二三衲子。出佛畫曼多羅數十幅。見示。中見大師自畫肖影。聖德太子及菅原道真親筆影像。殊可景仰。其他龍樹天親等。十大幅之畫像。概非凡筆。蓋係唐畫。大師遺物之德。鈎寶鈴。最爲逸品。試振寶鈴。則清音徹根。頓空塵腸。若夫有智德如大師者。因真言加持之威力。把鈴一振。則惡鬼懾伏。毒龍嚮化。亦可以覺破群類長夜之眠。而發起常菩提心。如意寶珠。能滿所願。滅塵勞。恒沙三昧。由此現。是故我今歸命頂禮。南無歸命頂禮。眞多摩尼尊。之觀念也。豈止感應八大龍王降甘雨於神泉苑耳哉。院主亦巧彫刻。善佛畫。雖未詳悉學德之如何。機智可談也。嘗聞遠近信徒。稱爲今大師。話次如痛嘆宗門衰頹。以一洗宗弊。再興寺門。自任

者。然寶庫朽廢。屋漏軒傾。不保無雨濕之害。將改造一大寶藏。以成什寶保存之計。余深嘉院主之篤志。乃云。現見示畫圖。在當山則素為無價之寶物。然海內雖廣亦不易多得矣。抑我美術國之名冠絕萬國。而我國古祠舊刹。實為考古美術之淵藪。惜哉。輓近有袈裟下失人身之禿奴。竊利奸商媒介。徃々賣却開祖傳來之什寶佛具。舉寶庫之半為空虛。換以不值半文錢贗作模造品。補其缺漏。徒假裝什物帳記之表面者。十中或居七八。故厪々十數年間。海內之名器逸品。殆失其半。概歸于外人之有。實不堪慨嘆也。雖然禿奴無耻之輩。不足復論。特怪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進者。亦汲々名利。出入縉紳權勢門。以希圖扶持宗教。再興寺門。一依賴外護勢援之力。自以為得計。何其卑屈甚哉。古德盧山野錄尚語曰。禿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也。顧德川幕府之時。佛道極昌盛。僧侶座衣食于佛祖之福田。以著

此等議論。皆屬虛妄。不可信。此等議論。皆屬虛妄。不可信。

紫披緋。為無上之光榮。殆如忘修證利濟之本分者。是豈非禿者之命在杖。渡者之命在舟者。而何乎。宜哉。一朝幕府返上其政權。侯伯奉還其封土也。名山大刹。忽離寺領。隨失外援。僧侶沙門業。盈福謝。天人厭之。汚辱佛祖。自招顛溺。所謂因果觀面。理不可誣矣。然而。是惟關於寺門桑林一場之盛衰耳。夫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道無古今。理亘萬世。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佛者說之。故名佛道。儒者說之。故名儒教。孟老莊亦皆無不然。曰。佛陀曰。聖賢。非制作斯道者。而不過為祖述斯教。開導斯道之先覺者矣。故經云。無始無終。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孔子亦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經又云。心外無別法。達磨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又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

此等議論。皆屬虛妄。不可信。此等議論。皆屬虛妄。不可信。

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聖賢所說。各同其歸旨。道豈二耶。猶得之淺深。成有大小也耳。是故秦皇焚天下詩書坑書生。聖賢之道未嘗廢也。三武排佛毀寺。制法嚴禁。度僧尼。佛陀之教未嘗滅也。惟道有隆替。在人弘之如何而已。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名僧。知識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德行振一時。教化流百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乎。因教化之未至。德行之不足焉耳。院主實繼先德。衣鉢傳承大師遺教。現住持當山。宜勇猛精進。茲發大誓願。赫耀真言。密藏摩尼寶珠之一大光明。遍施德教。濟度群類。以不負真為。悉地院中興。今大師矣。不然則速撰。拔同宗中法器。而讓當院住持之重任。一衣一鉢。颺然退當山。亦可謂有丈夫氣概也。若猶不能然。則寶庫所藏之什寶畫幅。舉獻納之宮內省。以寄托帝室之保護。實為萬全之計也。院主聞余言。擊案稱快。縷々吐露。恢弘祖道。洗滌宗弊之持說。自有一見

識。亦非庸流。談稍入佳境。擊柝報午。院主佯般若湯。一碗。一汗。自覺有醍醐餘味。且酌且論。殆消半日。吟云。菩提樹蔭涼若水。借來半榻學維摩。院主更求揮筆。偶得五古二篇。咄嗟作固不入格。弘法開基寺。堂宇經千年。宿雲封曉嶺。老檜摩暮天。氣戰鬼神窟。肌粟惡龍淵。奇崑現諸佛。怪洞棲群仙。靈像欽哲作。聖筆拜芳躔。若非偉人住。秀靈奈山川。若無擁護力。金胎奈遺傳。大師留心地。明印存歌篇。寶鐸有餘響。一溪水潺々。

和州多靈地。到處山水奇。大野參彌勒。室生拜大師。雖無冠童伴。風詠娛無涯。

晡時。厚謝院主款待。聊奠謝物於佛前。而辭去。歸途經飛鳥村之險阻。左折涉溪流。出于三本松驛。比舊路稍覺近。更駕腕車歸于松山寓。則夜既過初更。

二十三日。雨。訪知人某家。某亦好書畫。殊輯集今古觀祕藏之卷軸數十。或有絕品。艷麗富贍如牡丹如海棠者。沈南蘋及柳里恭

源琦之着色也。清洒隱逸如菊花如水仙者。雪舟探幽之水墨也。中覽森野氏所藏皆川淇園記文大幅。曾聞淇園客寓于森野氏。數月。應囑作其祖先碑文。是即係其文稿。筆格過嚴正。而乏縱橫奔逸之氣。余嘗一二所見者。氣焰萬丈。潑墨淋漓。殆如出別手。豪俠使氣之士。有時沈著如此。是亦臨機應變。奇正互用。狡獪欺人者。非耶。清談至暮而去。

二十四日。冒雨去松山。投宿于芳野郡鷺家口村芳野某家。某為人謹愿。里人推為村長。余妻有戚。晚待遇殊厚。細君善割烹調理。山肴野蔌。自有別段風味。地雖幽僻。距上市四里強。而到松山三里弱。門接縣道。不缺馬車之便。四面山秀。一而水清。積翠懸壁。冷雲落坐。自有天然一幅米家墨氣。正午溫度不上攝氏七十度。朝夕著單衣。稍覺過冷。甚妙避暑。留十餘日。朝詠暮吟。得拙詩數十首。今節錄其所記。

流水激湍溪若癩。濕雲鎖嶺樹如眠。吟簑衝雨入芳野。不是探花為

學仙。

避來十丈都門塵。涉水跋山養我神。從是溪亭讀書客。不知身作畫中人。

地僻更無塵累牽。十年意氣自超然。浩歌濯足清流上。長嘯振衣絕壁巔。水激昂如豪士語。林沈鬱似達人眠。三旬賜暇有餘幸。朝學詩仙夕酒仙。

三旬風詠避塵譁。來宿白雲深處家。曉起煎茶饒逸趣。半溪過雨聽鳴蛙。

鼎沸蟬鳴伴讀立。山如太古日如年。清風高臥夢猶冷。禽語溪聲灑枕邊。

水聲與雨不分明。殘燭依微夢後情。起揭紗帷何所見。天風吹樹一溪清。

溪流混々不替休。山雨乍來還乍收。耳熟睡餘猶能判。雨聲如近水聲悠。

土豪船津某招飲。主人求揮毫。席上率賦與之。

幽淵水清纓可濯。奇崑苔滑點塵無。案頭卷軸皆佳絕。寧若庭前活畫圖。

鷺家谷有天誅組首魁吉村寅太郎外七士戰死之墓。一日衝雨吊其墓。慨然成咏。

山圍三面畫猶昏。一角望開鷺谷村。脚底雲迷嶮嶮路。短簑衝雨吊英魂。

水急溪聲怒。樹深山色低。英魂呼不返。墓上一鷓啼。一作鳥空

三十日晴。久保翁從松山來訪余。閑話對酌。分韻得孟字。翁談柴橋奇觀。因約明早共抵柴橋。泛舟芳野川捕香魚。

朋自遠方至。談玄不樂哉。明朝棹舟去。今夜抱琴來。水落石愈出。山高月却低。風光亦奇絕。吟賞堪傾盃。

三十一日朝。有雨不果約。乃賦一詩遣悶。

簷外雲低望欲迷。半篙夜雨漲前溪。釣魚背約甚多恨。分付山鷄喚

齊啼。

午前。天霽。急命腕車。赴柴橋。鷺家谷即屬于芳野川之上流。行三里。達宮崎。柴橋懸于斷崑絕壁之上。奇觀可驚。將泛舟下急流。舟師云。水高而未能也。乃駕車到芳野上市。投宿三奇樓。其夜泛舟上下芳野川。涼氣如洗。塵骨飄々欲仙。浮大白浩歌。至午夜而返。潑瀨有聲。魚躍水。滿川涼氣。灑吟衣。水高未便于投網。不載銀鱗。載月歸。

八月一日。詰朝。漁舟遊舫併進。溯芳野川。抵于柴橋。最為勝遊。乃有作。

疊山積翠洗雙眸。行捕魚魚溯溪流。躑躅花殘岸左右。匍匐人涉橋之頭。好割鮮鱗傾斗酒。浩歌躍下一棹秋。

從上市溯柴橋。凡五十丁許。水高流急。舟師頗困。殆費三時間。漸達柴橋。吟賞久之。急流直下。不出三十分。而舟既着三奇樓下。殊覺壯快。其夜歸于鷺家口。

土居香國評
奔放豪快語
著亦呼快哉

八月二日三日。曇終日凭几。校訂文稿。寓屋主人切求揮筆不已。書芳野懷古舊製數首以塞責。今錄其一
藏玉堂外晚鐘寒。如意塔邊春色殘。遺恨卅年偏安業。落紅長作淚痕看。

又題小楠公詣如意輪堂。以矢簇彫絕命詞于門扉之圖。
誓斃賊魁報聖明。孤軍血戰豈思生。悲歌退辭宮娥賜。慷慨進拜天顏行。儒雅有餘古名將。武畧不辱乃爺名。嗚呼遺訓恩勅猶在耳。臣知殉義不殉情。

又錄舊作三首與某

卅歲誤成文字囚。時乘豪興醉紅樓。酒精未奪我魂得。夢到歐洲又米洲。

每慰不平喚酒盃。豪懷世歲未嘗開。好登阿爾伯山頂。罵倒歐洲擗奴來。

妓酒清狂三十年。雄心落落寄詩篇。群鷗浮水自忘世。孤鶴鳴雲欲

土居香國評

後聯作一氣

呵成原有土
短刀直入乃
無先如何

徹天。直入短刀前有敵。呵成一氣向無先。胸襟未掃風塵盡。慚對東山學謝仙。

八月四日。去鷺家口。歸于松山。會有親戚間紛議。勢不能辭仲裁之勞。爲數日奔走。胸中極煩累。三旬脫塵之清懷。殆復舊。混化塵俗了。文思頓空。而余從事仲裁也。胸不挾利害。說以至誠。然情緒百端。理誼滅裂。殆不可收拾。頗困得要領。不能輒判黑白。故務制理論。切訴情感。唯自慚愧至誠之不貫徹耳。不敢急成功。要使兩造互悉其情感。而有所自省悟。嗚呼天倫至情固未消滅。一夕感泣各引過咎。一任余以處事。於是乎一刀兩斷。立徵和解一札。十年鬪牆之紛爭。一時解釋。一家團樂置酒。謝余之勞。余亦愉快有不可言者。賦祝句云。團樂とうちわ涼しき夕哉。

八月十一日。路經京攝。十二日。拂曉。歸名古屋僑居。々面金城。々々一名楊柳城。々頭金鱗相對。宛如欣抃無事歸家者。乃快然成咏。

士修香園評
收筆絕妙

鷗盟鷺約兩疎情。卅日漫遊留里程。車笠歸來笑相對。雙鱗倒躍綠楊城。

僕亦於賜暇之日欲登富嶽約同行者有事故不果又欲游伊勢志摩先拜大廟浴雙鑑浦登日和山吏務紛集竟又不果今見示本篇文能悉其游況詩補其不足一讀恍若游其境山水之態雲烟之氣繚繞陰現于几席之間加若其插議論之處燒犀角照微倩麻姑搔痒痛快不可言於是僕不得游之憾釋然冰解豁然霧散實望外之賜也茲偷問漫塗抹還趙幸勿吝倉卒

壬辰中元風雨撼屋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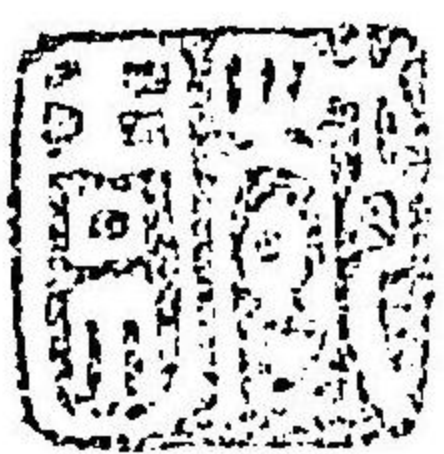
香國吏隱拜讀



予聞和州名勝大寺高禰久而未能遊覽而今拜讀此佳篇恰如對高禰名藍共俱語話慰予之老情不啻一日一覽數日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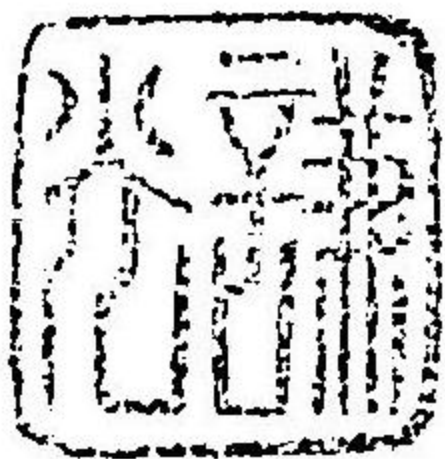
机席之間而玩賞勝彼遊覽遠而覺爽快也謹還佳篇

洛北萬年七十四翁退耕



讚非逸三君所示大和漫遊詩數十首一々玉成得妙乃使神遊仍賦一絕附還
意句相投賦快遊篇々一讀使神幽山川不語風流事託在詩中多點頭

蓬萊蘭若謙光納



全 明治廿六年九月
九月 發行
發行

定價金拾錢

著述者

山口縣平民

讚井逸三

當時愛知縣名古屋市南
大津町五十二番戶寄留

發行兼印刷者

島根縣平民

菅龍貫

當時京都市油小路通
米屋町四番戶寄留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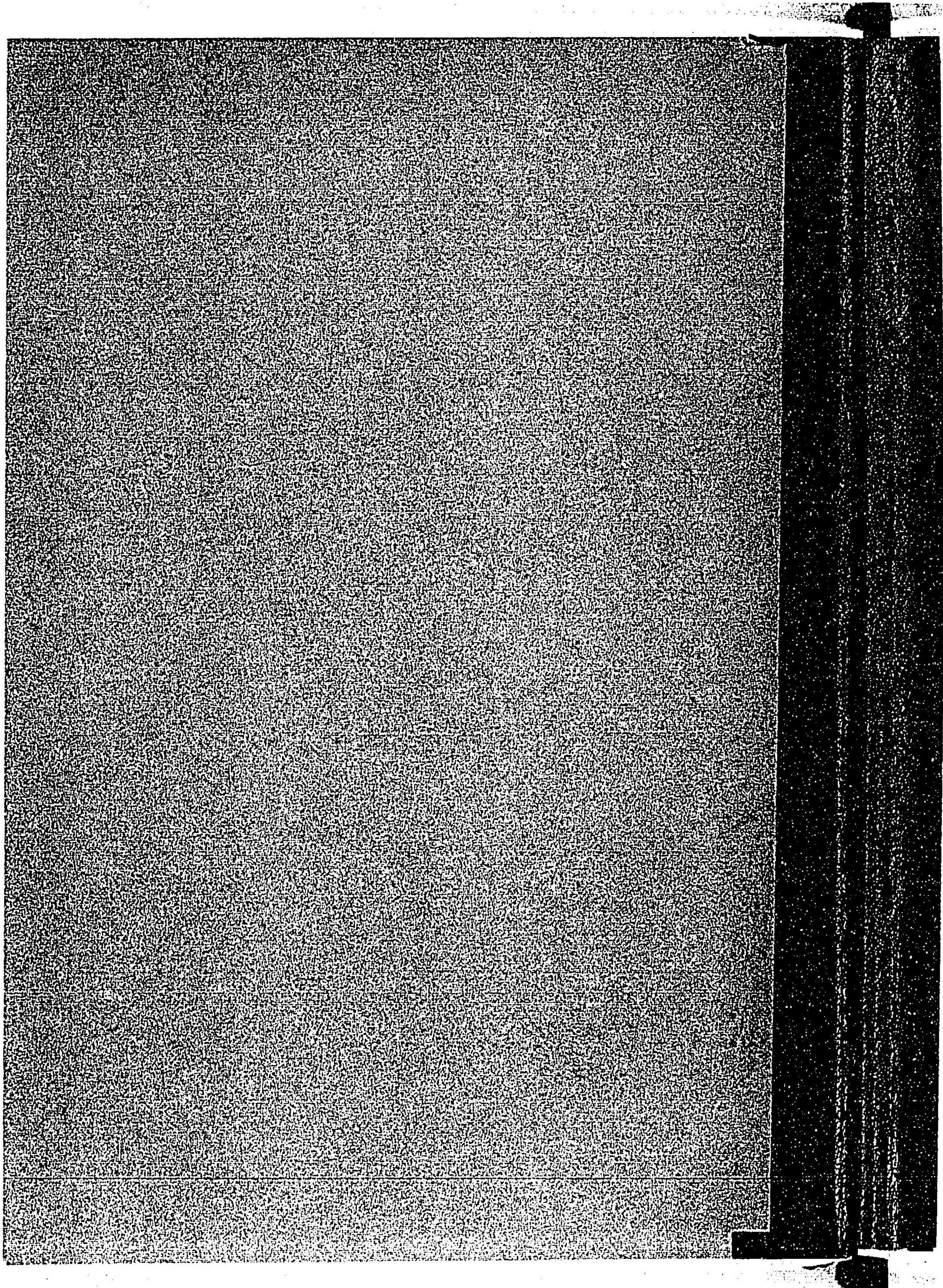
京都市油小路北小路上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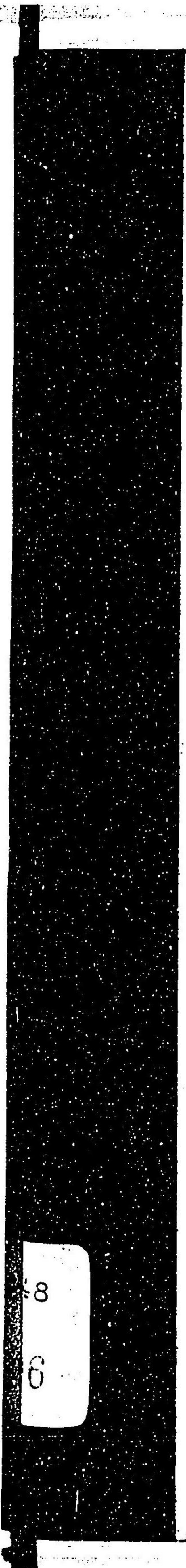
興教書院

全 油小路七條上ル

共益義會

N-2





8
6

和山遊記

讚井逸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025733-000-1

特48-706

和山遊記

讚井 逸三/著

M26

ADC-3267



